

奔向春天(组诗)

■ 庄家银

风说

你要有真本事
才狠狠地吹

阴影

走不出去
就成为你的坟墓

乌鸦

我黑色的翅膀
我在阳光
扇动

回南天

天空湿漉漉
目光湿漉漉
思绪湿漉漉

我
像一条游走的鱼

缺

父亲离去
母亲离去
像抽走身体的二根骨头
我归去的余生
注定走得
踉踉跄跄

故乡

故乡在梦中
是一棵光秃秃的树

游子在梦中
把这棵树的叶子
摘光了

十字架

父亲敲下的棍子
母亲竖起的大拇指

已在天空
扣在一起
成了我今生的
十字架

十字
架

故人

你走了一年多
电话没有删除你
微信没有删除你
抖音没有删除你
把你拔掉
留下那个洞子
我无法回填

春天

一块石头
已忘记了痛
在努力
把裂口张开
与春风
对话

一片新叶
怯生生伸出手掌
等待太阳打赏
一份礼物

奔向春天

我与春天的距离
是一朵期待的花
是一个陌生的名字
是一行短短的诗句
是一串浅浅的脚印

今夜
一片绿叶
已载我起航

寻

■ 梁占庭

树上的嫩芽儿呼朋引伴
在山前屋后与天公豪情对饮
一众苦行僧沿着海岸线，不紧不慢

走向海角天涯的朝圣处
春雨尤来紧，亲密伴着疏离
红了脸的芒果招摇着
引着争春的鸟儿尽情啃食
戴着蓑笠的行者怀揣信念
与疾驰的马拉松爱好者相遇
到达是共同的冀望

为了通关，便义无反顾
一个用双脚丈量普渡众生的路
一个用距离藏起对生活的寻找
写下的都是未来和希望
避开的无非惆怅与迷茫
在这南方的红树林旁，绿了清明的风
红日骤出，将深蓝泄在了海里
搭乘云梯的鸟儿
抚去浓云
看到蔚蓝且深邃的笑

第十四章

上章说到树脂总厂保卫科长陈桂为了父亲的换肾手术费，经副科长刘宏宏牵线前去寻求印尼华侨波叔的帮助时，波叔爽快答应并开了一个可以让陈桂免于还钱的条件。那就是陈桂得替他在江南市卖“货”。什么“货”？俗称白粉、快乐丸一类的毒品——这让陈桂既震惊又害怕。而给他介绍认识波叔的刘宏宏，在他身旁安定站着，丝毫不意外，看样子他早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。

原来波叔在印尼竟是靠走私贩卖毒品发的家，他说“货”由他向陈桂提供，陈桂只要在接下说的半年时间当好“拆家”，为他打开江南市的市场销路，那么半年过后，不仅不用陈桂还那四十万的手术费借款，还愿意把这段时间“散货”所产生的利润分成给陈桂。

看着眼前向他抛来“诱饵”的波叔，陈桂一时竟不知此人究竟是来打救他的“神仙”，还是要将他推上不归路的“魔鬼”。陈桂当然知道贩毒是很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贩卖的毒品达到一定数量，是会被判刑杀头的。但父亲正躺在病床上等待巨额资金换肾，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。怎么办？陈桂内心无比纠结痛苦，既惊慌失措又疑虑茫然。

波叔从陈桂的面部表情变化，看出陈桂的顾虑和担忧，便进一步说：“你放心，半年后我会帮你办理印尼国籍护照，若有风吹草动，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出国定居。”陈桂听到这里，心中盘算：这事自己不干，也会有别人干；自己不干，就救不了父亲；自己不干，却又知道了波叔的秘密，波叔会放过自己吗？想明白了自己已无退路，便一咬牙答应了对波叔“合作”。当晚，波叔拉着新晋“头马”陈桂和刘宏宏详细商量了卖“货”的销售策略、行动方案 and 保密规定。

其实，波叔到江南市“开疆辟土”已有一段时日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，之所以拉来陈桂和刘宏宏两个当地人做“马仔”，是为了更方便“散货”，进一步扩大市场。这一点，陈桂和刘宏宏没有让他失望，两人接手“生意”后的一年里，无论他们手的毒品在江南市泛滥成灾，论是走货的下线还是吸食人员数量都剧增，诱发了许多犯罪现象，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，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，责令江南市加大禁毒力度，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活动。

为此，市委书记许东召开市委常委会，专题研究江南市的禁毒严打活动，决定在全市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“严厉打击毒品犯罪，推进禁毒综合治理”誓师大会——这才有了岳云太电话里向龙涛明请示谁参会这件事。可谁知竟然这么凑巧，龙涛明指派去参加这个誓师大会的人就是陈桂。

到了誓师大会前一天，检察院和公安局接到市委办通知，要在会上宣布逮捕一批毒品犯罪分子，检察院急迫罗为斌送批

◎ 小说连载 ⑭

手续。罗为斌在半年前已从刑警一大队副队长，转调提拔为禁毒大队队长。这时，罗为斌刚从检察院批捕科出来，他的表情并不轻松，因为他知道明天宣布批捕的十五个人，不过是江南市毒品市场上的小鱼小虾，真正的幕后人物还没找到。近段时间韩劲局长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打击毒品犯罪问题，让他感到压力很大。

罗为斌回到禁毒大队办公室，立即向卧底蒋刚发出了紧急联系信号。三个月前，禁毒大队通过电信数据，发现多起毒品交易都与树脂总厂的总机电话有关。罗为斌怀疑树脂总厂有“大鱼”，于是通过市局，从省禁毒总队要来了警校同学蒋刚，再通过韩劲，把他安排到树脂总厂办公室当综合管理员。

随后，罗为斌和蒋刚到达接头地点江滨公园。两人均乔装了一番，同样身穿运动服，各自背着羽毛球拍袋，扮成到公园来运动的球友。一见面，罗为斌便迫不及待地问蒋刚：“有新情况吗？”蒋刚低头摆弄着球拍，答：“树脂总厂人太多了，有几个怀疑对象，但还没能锁定目标。”罗为斌神情凝重，再问道：“技侦给你提供了三通实时电话，找到拨出的分机没有？”

“找是找到了，但经我排查，都没破绽。”蒋刚稍作思索，接着说：“我怀疑他们是从电话线路上接机打的电话。树脂总厂有三百五十五分机，电话线路错综复杂，排查难度大，我一时还没想好怎么开展侦查，听你指示了。”

罗为斌弯腰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子，借此动作自然地前后左右张望一下，确定周边没有可疑的人，才同蒋刚说：“我判断藏在树脂总厂的会是个二手毒贩，这类做分销的拿钱不会少，应该不会是普通的倒班工人。所以，你近期要把重点从电话排查转到总厂的管理人员排查上来。”“好！”蒋刚感到有道理，表示坚定执行。

谈完工作要务，他们又聊到了生活。罗为斌问：“小凤知道你来江南市吗？上次局里见面时间短，没来得及问你。”“我来江南市前就分手了。”蒋刚无奈地摇了摇头。“为什么？”罗为斌惊讶地停下了脚步，侧身望着蒋刚。

罗为斌之前到省城出差时，都有约蒋刚及他的女友小凤见面吃饭，印象中小凤是个美丽善良的女孩子。蒋刚喃喃解释道：“小凤父母坚决反对我们继续交往。因为小凤爸两次要调我到政府工作，我都不答应去。我同小凤分手没几天，她爸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官二代，现在他们都已经旅游结婚去了。”说罢，两人都陷入了沉默，一

我有一帘幽梦，那是家里的垂丝茉莉盛开的时候，一串串的白色花儿，在微风吹拂下翩翩起舞，像串串珠帘随风飘摇，如诗似梦。

家里种了两株垂丝茉莉。一株长在一个高桩的陶瓷花盆里，是前两年我与母亲逛花店时买回来的；另一株种在阳台的小花池里，是去年暮春我用修剪的枝条扦插成活的，枝叶长得比母株还茂盛。

垂丝茉莉是马鞭草科大青属植物，四季常绿，在每年深秋至来年春天，会开出一串串犹如白色小蝴蝶般摇曳生姿的美丽花儿。因为其枝形优美，花儿仙气灵动，是当下园林花卉界的新宠。我的两株垂丝茉莉，也凭借其出色的开花表现，成为我花园里的“优等生”。

去年10月刚过，家里这两株绿油油的垂丝茉莉，从枝条的叶腋间，悄悄抽出一根根嫩绿的花序。这花序一天天地伸展，花梗变长变粗，颜色由绿变红。花序上垂挂着一簇簇绿色的小米粒。一粒粒小米粒逐渐长大，外层包裹的绿色衣裳渐渐深转红，长成一

朋友说，去化州春游，观赏橘红花。我想起家中抽屉的小铁罐里，母亲就收藏一只橘红果，外表灰褐色，上有浓密绒毛。至于橘红花是什么模样？还真没见过。从湛江市区出发，我们直奔化州市橘州生态林公园。怀着满满的新奇，到了一个岭子上，我们陆续看到了化橘红树。它树形低矮，枝多叶密。目光捕捉着橘红花——远看，细碎的白色，藏在绿叶中，并不甚起眼。待我们打开车门，一阵醉人的清香便扑面而来！众人一齐异口同声：哇！好香！

我四处环视，猜想是什么地方传出的香味。一时还不相信，怎会是橘红花？当我走到一棵化橘树前，嗅了嗅，顿时感觉一缕幽幽的清香，萦绕在鼻间，再慢慢渗入了肺腑，一扫晕车的疲倦，让人神清气爽、精神抖擞！我想到了桂花，李清照曾称誉它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，若是词人穿越时光，此时此刻也站在橘红花前，她

个个五角星形状的小花萼，花萼中间抽出一个圆形的小花苞。小花苞慢慢长大，褪去浅绿，白色渐显，倒挂在花序上，像是一粒粒洁白的珍珠耳环。

一个多月的光景，每一根花序就缀满了白色的小花苞，犹如一串串的珠帘，轻轻柔柔地挂在枝条上。

不知是哪一天清晨的微风来敲门，这圆鼓鼓的小花苞就再也撑不住，“砰”的一声就打开了。五瓣洁白的花冠张开，像是蝴蝶的翅膀；长长的花蕊俏皮地往上翘起，宛如蝴蝶的触须；一朵朵的小白花，仿佛一只只白色小蝴蝶展翅欲飞。

从去年12月初开始，这两株完成花苞孕育的垂丝茉莉，不停地告别含苞待放，数十串的花儿同时接力开放，开成尺余两尺长的白色花串，在阳台上挂起了两幅美丽的花帘。

微风拂过，串串优雅的小白花犹如珠帘在风中飘来荡去。寻花而来的小蜜蜂，围绕着这片花海上下飞舞。站在阳台上，耳边不时传来蜜蜂辛勤劳作的“嗡嗡”

是否再斟酌？橘红花相比于桂花，无论是香气，还是姿态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

然而，橘红花只是安静无声地开着。一朵朵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蓄着一股力量，点缀于枝头绿叶中。花的形态不一，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，与阳光捉迷藏似的，半掩着小脸打探着；有的花瓣全展开了，花瓣反卷，露出一小撮整齐的小黄花蕊；有的还是圆鼓鼓的花骨朵儿，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一样，仿佛再多看它一会儿，它就会眨巴着眼睛向你绽开。坐在树下抬头看，满树洁白的花儿，如同闪闪繁星，又像一张张亲切可爱的笑脸。

细细凝视它片刻，心中蓦然生起一阵感动——橘红花，为你说些什么好？但千言万语，欲说还休。待微风拂来，我愿变成其中一朵，花瓣用不着太完美，颜色也不用太艳丽，自由自在，不负生命，悠悠绽放，摇曳生姿，一朵，两朵，千万朵……吾兄角落，房前屋

声响，空气中透着隐隐的花香，还有丝丝的蜜香，让人神怡心醉。

“我有一帘幽梦，不知与谁能共……”

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，我突然间好想念远在天国的母亲。如果她还在，看到盛开得如此美丽壮观的垂丝茉莉，该有多欢喜呀。她肯定会揽着这串串花儿入怀，拍下美图，发朋友圈发短视频与大家分享。

热爱种花赏花的母亲对马鞭草科的花卉甚是偏爱，记得以前家里还没有栽种垂丝茉莉的时候，她就在阳台种了好几盆龙吐珠，有白色有红色。与垂丝茉莉同科同属的龙吐珠，其枝叶也有几分相似，但其花儿却是另一种形态。龙吐珠的花芽是一簇簇伞型的花序，花序上的小花苞会长成一个或白色或红色的圆鼓状花萼，花萼打开后，吐出一朵娇嫩的小红花，小红花再吐出几根长长的花蕊，一层接着一层，神奇又好看。

母亲对那几盆龙吐珠悉心照料，花儿盛开时，成为我家阳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母亲经常说，好看的花儿要

与人分享，让大家都来种，这样我们不仅在家里可以观赏，去别人家里也一样能看到。记得那些年的龙吐珠花季过后，母亲都剪枝育苗，待花苗长好，再赠送给喜欢种花的亲朋好友。

在母亲的热情分享下，没过多久，我们去探望外公外婆的时候，就看到舅舅家的阳台伸出一簇簇龙吐珠的花儿。从母亲的老朋友家门前路过，也会看到长得枝叶繁茂的龙吐珠……

前两年，我和母亲逛花店时，遇到那盆开着几串小花的垂丝茉莉，和龙吐珠相比，长得更美更仙。虽然价格比普通的花儿贵了许多，我们还是毫不犹豫买了回来。垂丝茉莉花开过后，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把一些修剪下来的枝条扦插育苗，送给亲朋好友。

日月更迭，花开花落。前些日子，我惊喜地发现，春节花季后刚修剪好的垂丝茉莉，又长出了一根根嫩绿的花序，预告着下一趟的花事即将开启。

我有一帘幽梦，梦里有串串珠帘随风飘摇，梦里有亲爱的妈妈……

■ 林翠珍

次第怒放橘红花

漫山遍野，春风所到之处，我们便如浪如潮般绽放！或沐浴阳光，或自由飘洒，风吹来，为天地间送去清香，凋谢后，为人们结出丰硕的果实。无论怎样，都是最美好的模样。

晴空万里，碧空如洗，走在橘红树林中，空气中弥漫着清香，鸟儿叽喳欢歌，蜂蝶流连其间，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。我们边走边看，看看这棵，开得很好，瞧瞧那株，也开得烂漫，怎么都觉得看不够。林中游人如织，孩子的欢声笑语像一串串动听的音符，飘荡在蓝天下。忽然一孩子惊呼：“啊，快看！”原来是我的头发沾了芬芳馥郁的花粉，一只蜜蜂在我头顶盘旋飞舞……那么多快乐，皆因橘红花！

橘红花的花期不长，我们恰逢了它的绚烂时刻。途中看到几位农妇，在树下铺开大大的塑料布。我高兴上前问：“要摇花吗？”她们连连摆手：“不，花不能摇。等它自然掉落，晒干泡茶可

香呢。”她们一会儿笑意盈盈地望着枝头的花朵，一会儿低头小心翼翼地捡起散落的花瓣，那一股无限的温柔，就像怜爱着自己的孩子。

化橘红的药用价值很高。朋友说，橘红树种下三到五年才开花，从结果到成熟都很低调，它不像别的果实五颜六色，它熟了后也是青绿色的，不仔细看很难发现。橘红果个儿不大，却是一整棵树的精华。清代江世琳《橘红辨》谓：“化州所产橘红医家以之利气化痰功于他药，人皆宝之。”清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锡宝主纂的《化州志》谓：“橘红……治痰症如神，每片真者可值一金。……故贩者多门而真者难得。”我小时候一咳嗽，母亲就用几片橘红煮水给我喝。印象中，母亲很宝贝它，每次都不用多，但效果确实好。

想到这，我便给母亲打电话：“妈，我在化州看橘红树哦！”母亲一听，忙说道：你记得买两只橘红回来呀！

手背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大嫂，你家为斌是个听话的好孩子，你看要不劝劝他——”为斌妈知道张老师想说什么，马上接话：“为斌跟我说，非小倩不娶！如果小倩找了别人，他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三人正为两家儿女的感情纠葛犯愁，这时门锁传来响动，是韩小倩下班回来了。

韩小倩换好拖鞋，一走进客厅便敏锐地察觉气氛不对，脸上原本扬着的笑容一下子收了回去。她猜测多半又与罗为斌有关，于是看也不看爸妈，只向为斌妈打招呼说完“阿姨好”便想赶紧闪人，转身就要往自己的房间走去。韩劲厉声喝住她：“小倩！给我站住！”

小倩血管里流着的是与韩劲相同的血液，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性格。她站定了，但没有慌乱，回过身来淡定地望向韩劲。韩劲直接问她：“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”小倩也不示弱：“是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这是我个人的自由！”

张老师插话了：“小倩，不要用这样的语气同爸爸说话！”小倩在婚恋这件事上向来以自己感受为重，早表明了不愿受父母摆布的态度，更不耐烦地怼了爸爸一句：“外面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案件没破呢，您倒闲得侦查起我的事情来了。”

韩劲听得火冒三丈，但也知道对她发火没用，便吸口气压住了火气，改为动之以情地说：“女儿啊，你父亲拿这条命是为斌爸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呀！没有我，哪有你呀，咱们做人要懂得感恩啊！”

这番话小倩从小听到大，不是没有触动，但她还是坚持认为爱情不能与恩情混为一谈。她把目光转投在为斌妈身上：“阿姨，您和罗伯伯、为斌哥都是好人，也都是我家的恩人，我会记在心里。可我没办法同为斌哥在一起，对不起！我衷心地祝愿他早日找到有缘人。”撂下这段话，小倩便果断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惹得韩劲怒气直冲嗓子：“小倩！我不同意你现在谈的那个人！”

唉，又是一场没有结果的争吵。张老师回想起女儿近来甜蜜快乐的样子，确认她是真的谈恋爱了。可到底是同谁谈的呢？小倩肯定是不愿说的。她顾不上还在愤愤生气的韩劲，小声地问为斌妈：“大嫂，你知道小倩在同谁谈恋爱吗？”这可把为斌妈问倒了：“斌儿只说她谈了，但同谁谈我也没来得及问清楚。”

韩劲觉得韩老师问得好，女儿到底同谁谈的恋爱，谈了多久，两人发展到了什么程度？这些问题才是他们夫妻最该先弄个明白的。于是他才对为斌妈说：“大嫂，你今天回去问问为斌，然后将情况告诉张老师，我再想办法。”为斌妈方才已亲眼见到了韩小倩的态度，深知也只能暂时如此了。

罗为斌是否会告诉为斌妈，韩小倩在同谁谈恋爱？而罗为斌、韩小倩及龙涛明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又将如何发展？请看第十五章。

也红

■ 阿明

油精，然后坐到她身旁，一边帮她按擦太阳穴，一边柔声安抚她，好让她尽快冷静下来。又过一会儿，为斌妈终于不哭了，冷静了一点。突然，不知她从哪里来的劲头，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挺直腰杆，右手指着韩劲，兜头就问：“韩劲，老罗是不是在六二年打印度佬时救过你？”韩劲答“是”。“老罗走时，是不是同你定过儿女亲？”韩劲依然答“是”。“那你为什么背信弃义，欺负我孤儿寡母？”这第三问就弄得韩劲一头雾水，不知该如何作答了，只好低声劝为斌妈说：“大嫂，别急！有话慢慢说，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商量。你先和我们说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”“你女儿同别人谈恋爱了，这可让我家为斌怎么办？他现在伤心得都不想活了。万一为斌想不开有个什么闪失，还留我这副老骨头干什么啊！”

此话一出，韩劲夫妻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小倩瞒着他们偷偷谈恋爱了，对象不是罗为斌！张老师愣了神，她深知女儿秉性，暗想这下子原来两家说好的婚约可更不好办了。韩劲虽觉得突然，不过以他的历练很快就镇静下来。他想，眼下只能先控制住局面，安抚好为斌妈，至于女儿偷谈恋爱这事得再作打算。

韩劲示意张老师泡来家乡浮龙湖绿茶，接过后双手递到为斌妈面前：“大嫂，笑民哥在天可以见证，我韩劲绝不背信弃义！为斌这孩子，在我老两口心里，早就是我们的女婿了！再说小倩恋爱这事，我和张老师也是现在才知道。小倩自小没教育好……”话说到这里，韩劲瞟了一眼张老师，接着说：“小倩过于任性，像我一身暴脾气。但你放心，她的婚姻大事我还是得听我们家长的。她如果肆意妄为，我就赶她出家门，当没有她这个女儿！”

为斌妈将韩劲说的每个字都听入脑了，也知道自己冤枉了韩劲，自己突然跑他家来撒泼闹了这么一出，实在太过冲动失礼了，一时不好意思起来，脸上露出羞赧之色。可转念一想，儿子的婚约问题还没有解决呀，进而用来救的眼神和语调问韩劲：“这事可怎么办啊！”

从来清官难断家务事，韩劲哪知怎么办啊。这时，张老师叹了口气，同为斌妈诉苦道：“大嫂啊，我不把你当外人。平常我们一家三口算是其乐融融，但每次只要一说到为斌同小倩的婚事，他们父女俩肯定吵个天翻地覆，弄得家里总不愉快。我是劝得一个，劝不了另一个，左右为难啊！”

为斌妈右手搭在张老师肩上，轻轻地拍了拍。张老师顺势用左手抓住为斌妈的